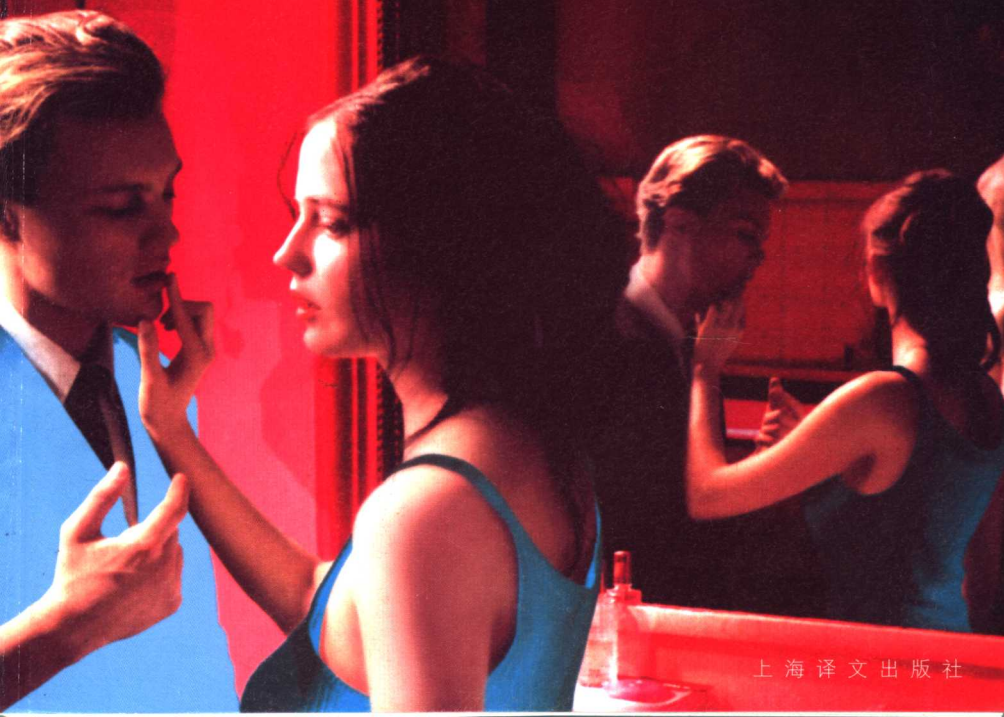


贝托鲁奇执导 震撼影坛《戏梦巴黎》之原著

梦想家 *The Dreamers*

[英] 吉尔伯特·阿代尔 著
冯 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梦想家

The Dreamers

[英] 吉尔伯特·阿代尔 著
冯 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想家 / (英) 吉尔伯特·阿代尔 (Adair, G.) 著;
冯涛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7

书名原文: The Dreamers

ISBN 7-5327-3668-7

I. 梦... II. ①阿... ②冯... III. 中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180 号

**Gilbert Adair
THE DREAMERS**

Copyright © Gilbert Adair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ke Friedmann
Literary, TV and Film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字: 09-2004-59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梦 想 家

[英] 吉尔伯特·阿代尔 著
冯 涛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125 插页 2 字数 95,000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3668-7/I · 2081

定价: 11.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献给迈克尔、伊娃和路易斯——
以及所有曾是江湖骗子的演员们

法国电影资料馆位于巴黎第十六区，坐落在特罗卡代罗高台和阿尔贝-德-曼恩大街之间。它所在的墨索里尼的纪念碑夏约宫^①对于首次到此瞻仰的影迷来说实是印象匪浅，他们会因能在这个给予电影这门别处只能忝陪末座的艺术以如此优待的国家居留而欣喜若狂。当然，在经过进一步观察后他们又会大失所望，因为发现电影馆占据的不过是整幢大厦的一小翼，而且要通过一个一眼望去根本看不见、几乎是偷偷摸摸的地下室入口进入。

到这个入口可以取两条路线：可以走广场，这块高地堪称情人、吉他歌手、滚轴溜冰手、卖纪念品的黑人和由英国或葡萄牙保姆陪伴穿格子呢外衣的小姑娘的乐园；也可以取道一曲径通幽的花园小径，跟阿尔贝-德-曼恩大街平行，透过挂着灯饰的灌木还可以一瞥埃菲尔铁塔这座锻铁制造的富士山的雄姿。不管取哪条路线，最后总要走一段下降的楼梯来到电影馆的大厅，大厅迫人的简陋气氛终因作为永久展品摆放的活动电影放映

机^②、“实用镜”^③、投影遮暗器、幻灯机以及其他电影史上天真而又迷人的纪念实物而稍减。

影迷们曾常常每天晚上三次涌入那个花园,分别是六点半、八点半和十点半。

不过,那些真正的狂热分子,所谓电影馆里的耗子^④,一般六点半那一场就到,很少在午夜之前离开,因为不愿跟那些只不过把夏约宫当作晚上不太费钱的一次消遣的普通观众掺和。对影迷来说,在电影馆里第一排入座的那一帮属于一个秘密的社团、一个密谋集团、一个共济会。第一排是耗子们当仁不让的地盘,决不容外人覬觐,他们的名字都似乎已经刻在了他们的座位上,就像过去那些好莱坞导演的名字就经常印在他们坐的折叠帆布椅背后。当福特^⑤或卡普拉先

① 作者有此说,可能因为夏约宫曾在纳粹势力上升时期的1937年充作世界博览会的展馆。

② 活动电影放映机,发明家爱迪生1889年发明的活动电影放映机。

③ 实用镜,法国人埃米尔·雷诺(Emile Reynaud)1882年发明,亦有译作“活动影戏机”的。

④ 原为法文。下文将原为法文处用楷体排出示以区别,不再一一注出。

⑤ “福特先生”指约翰·福特(John Ford, 1895—1973),好莱坞最负盛名的西部片导演。作为导演的首次成功之作是以修筑第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为背景的《铁骑》(1924),这部影片推动了高成本的“西部巨片”的风行。《告密者》(1935)使其名声大噪,这部影片同后来的3部影片《怒火之花》(1940)、《青山翠谷》(1941)、《沉默的人》(1952)都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虽然他的许多杰出影片都处理社会题材,但最知名的还是西部片,如《关山飞渡》(1939)、《我可爱的克萊門汀》(1946)、《格兰德河》(1950)、《搜索者》(1956)、《征服西部》(1962)和《夏延之秋》(1964)等。

生^①微笑着朝摄影师转过晒黑了的脸时，镜头前某个人的肩膀和上臂还要故意地稍稍遮挡一下。

除了紧裹在自己的影子斗篷里的吸血蝙蝠之外，这些耗子、这些狂热分子、这些夜晚的居民还能是别的什么？

他们选择坐得这么靠近银幕，是因为他们一定要是第一个接受到电影影像的人，因为这些影像不得不冲破每一排座位的障碍，经过一排排观众的阻隔，从一个传递到另一个，从一双眼睛传递到另一双，直到受到污染，成为二手货，缩减到只有邮票那么大，被最后一排一对对忙着做爱的情侣完全忽略，这才终于返回它们的源泉，放映师的那个小隔间。

除此之外，那块幕布还是个货真价实的银幕。它放映全世界的影片。

“你看过金^②的片子吗？”

春天，随着一簇簇番红花和紫罗兰宛如魔术师手里的纸花一般凭空喷薄绽放，已经来到了电影馆花园里的夜晚。

六点二十分。三个少年从夏约宫地铁站的出口走出来，折

① “卡普拉先生”指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 1897—1991)，意大利裔好莱坞著名导演，以1930年代执导的一系列带有温和讽刺意味的情节喜剧片最为著名，其中包括《一夜风流》(1934)、《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1939)以及《美好的生活》(1946)等经典影片。

② 指亨利·金(Henry King, 1888—1982)，美国著名导演，作品众多，著名的如《亚历山大的拉格泰姆乐队》(1938)、《夜色温柔》(1962)等。

向与阿尔贝-德-曼恩大街平行的小径。问题是三人中最高的那个少年提出的。他瘦削而又健美,行动却有些弓腰驼背,看起来跟他的体格颇不协调。透过旧货店里淘来的衣服,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斧凿一样的踝骨和纤细的鲨鱼翅一般的肩胛。而且他那一身衣服:打着补丁的灯心绒夹克,皱巴巴的牛仔裤松垮垮地只遮到膝盖,外加一双皮凉鞋,穿着的风度堪称绝妙,随意而又风雅得就像司汤达在某处曾赞赏过的一位正从马车上款款而下的女士。他叫泰奥。今年十七岁。

他妹妹伊莎贝尔比他晚生了一个半小时。她戴了顶钟形女帽,围了条白色狐皮长围巾,每过大约五分钟,她就会随便把围巾往肩后一甩,漫不经心地像是对待职业拳击手的毛巾。

但她可不是那种没脑子、认为这样的饰物代表了一种时尚宣言的小妞,她跟她们的距离之远,就像两个肩并肩跑着的运动员,其实其中一位已经领先了另一位整整一圈。从她童年开始,她就从没穿过新衣服。更准确地说,她从小就醉心于拿她祖母的衣裙装扮自己而且根本就没长大过。当然,她已经长到能撑起这些衣裙的身量了,这些衣服也就真成了她自己的了。

那些没脑子的小姐们盯着她看,搞不懂她是怎么做到的。秘密就是:她不是照着镜子打扮的。伊莎贝尔会傲慢地说:“对着镜子顾影自怜是粗俗之举。镜子是用来看别人的。”

泰奥那个问题问的不是他妹妹,而是走在她身边的那个少

年。马修虽然十八岁了，在三人之中算是最大的，外表却最嫩。他体格修长柔弱，还从没刮过胡子。他身着崭新的蓝色牛仔裤、紧身套头衫和白色帆布鞋，走起路来感觉就像踮着脚尖，其实并没有。他的指甲都被他啃秃了，而且他还有个强迫症一样的习惯，喜欢曲起食指蹭自己的鼻尖。

曾经有个法翁^①来到一个山顶的水池旁饮水，但它为了确证周围没有异己之物在旁窥伺不断地转来转去，结果一口水都没喝上，最后竟干渴而死。马修就有点像那个农牧神。即使躺下来休息，他的目光都会警觉地四处窥视。

马修是个美国人，原是意大利移民，来自圣地亚哥。之前从未离开过家，来法国是为了学习法语。他在巴黎感觉就像个来自外星球的异形一样笨拙尴尬。他跟泰奥和伊莎贝尔的友谊是在电影馆白色的银幕前建立和成熟起来的，他把它当作一种他不配获得的特权看待，而且深恐他的两位朋友最终也会得出跟他相同的结论。

他也害怕他并没有正确地领会他们缔结的友谊条款的附属细则。他忘了，真正的友谊是一种根本没有附属细则的契约。

一个孤独的人最渴望的就是友谊，正如一个备受压抑的人

① 法翁，罗马神话中的农牧神，半人半羊形，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潘”神（pan）。

想的只是肉欲。如果一位守护天使许马修一个愿望，他会要求一台机器，还没发明出来的一种机器，可以让它的主人在任何时刻马上探知他的每一位朋友都在哪里，都在干吗，跟谁在一起。他属于那种深夜里徘徊在爱人的窗下，竭力想破解掠过软百叶窗帘的每一道阴影的人。

来巴黎前，他在圣地亚哥最好的朋友是位前橄榄球员，一位英俊少年，标致的容颜被断了鼻骨的鼻子所破坏。这位最好的朋友曾邀他到他父母家过夜。他的房间是一派赤裸裸的混乱。床上乱丢着脏T恤和内裤。墙上钉着一张鲍伯·迪伦的海报和一面学院比赛的获胜锦旗。一堆棋类游戏堆在一个角落里。他从一个五斗橱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巨大的浅黄色信封，然后把里面的收藏摊开在地毯上——都是从时尚和体育杂志上剪下来的质地细腻的大照片，都是年轻男性，大部分是侧面像，而且全是各种程度的裸体。马修给弄糊涂了，他觉得他的朋友是在向他表白，而且正期望他也做出同样的表白。于是他接受了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男性的美也会唤起他的欲望，那些有着星星般乳头的裸体男孩。

他那位最好的朋友对他这一不请自来的暴露却颇为反感。他父母曾将一套塑胶的外科手术样品作为他十八岁生日的礼物送给他。马修感觉非常色情的是一组鼻子的样品。他的心疯狂地跳动着，半夜三更偷偷溜回了自己家。

他下定决心绝不再在类似的圈套中上钩。幸运的是，他发

现他一度意外踏入的这个柜门^①本是个旋转门。因为不愿泄露自己的秘密，他那位朋友对他那次的轻举妄动一直守口如瓶。

马修开始手淫——一天一次，有时是两次。为了达到高潮，他会想象裸体少年的形象。然后，就在他马上要射的临界点，他才强迫自己把脑海中的男孩替换成女孩。这种突然的逆转在他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就像一个一定要读某个童话给他听的孩子，他孤独的性高潮决不允许既定游戏规则的丝毫改变，如果他不幸省去了高潮临界点的角色转换，他预期的高潮竟会可耻地半途而废。

火跟火是不同的：有烧毁一切的火也有给人温暖的火，有把森林烧焦的火也有抚慰一只家猫入睡的火。自恋也是一样。曾像是世界奇迹一样新奇的东西不久会变得旧拖鞋般家常。马修和他自己逐渐无法使彼此兴奋莫名了。

为了复苏他的欲望，他在曾使他兴奋不已的“丑行”之外又创造了一个系统。正如一个称职的小天主教徒，他每星期都去奥什大街的英国教堂忏悔。

忏悔是他的恶习。心甘情愿地承认他那些微不足道的堕落罪不可赦比实际去实践它们更让他兴奋难耐。忏悔室里的黑暗几乎每次都能让他勃起。他自觉必须——列举的他曾经“自

① “柜子”(closet)隐指不愿公开的同性恋倾向。公开这一倾向叫“出柜”(come out of the closet)。

摸”的次数所带来的甜美的尴尬就相当于必要的摩擦刺激。

因为就连承认谋杀都比承认手淫更容易。神父肯定会认真、尊敬地听一个谋杀犯忏悔。他会使那个忏悔日大获成功。

马修爱泰奥和伊莎贝尔吗？事实上，他爱上的是他们俩所共同拥有的某些特质，他们身上某些共通的东西，即使是双胞胎，他们也并非一模一样，某些东西会突然在其中一位的脸上显现，然后才是另一位，取决于何种表情、特定的光影或是头抬起的角度。

当然，他从没跟他们中任何一位提起奥什大街。他死都不会承认他去做忏悔的事。

“你看过金的片子吗？”

“看过，我想是看过。”

“嗯？”

“我不记得有任何特别的地方。跟博扎奇的没什么两样。”

泰奥所说的“金的片子”是指《七重天》，1930年代由一位叫亨利·金的好莱坞导演拍的情节剧。同一个故事此前曾由另一位导演弗兰克·博扎奇^①拍过，不过他们要去看的是金的版

① 博扎奇(Frank Borzage, 1893—1962)，美国著名导演和制片人，他的《七重天》摄制于1927年，是他多部出色情节剧中最早的一部，并因此获得电影艺术和科学学会1927/1928年最佳导演奖。他的著名作品还有《马路天使》(1928)、《永别了，武器》(1933)等。

本。三月份电影资料馆在做他的作品的回顾展。

但他们干吗要去看一部按马修的说法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影片呢？其实，如果他们错过了它也就不过等于一位看了一期平淡无奇的报纸因而退订的读者。他们跑到那儿去不是做评判的。在那九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内那块银幕会变成美国领土的一部分，类似大使馆的代表意义，而他们乐于把自己当作那块领土的朋友或是客人看待。

他们仨一边沿着通向电影馆的小路信步走着，一边三句不离本行地聊着：聊电影。

耗子们之间的交谈是无以名状的。他们动辄就把一部还过得去的影片赞为美妙绝伦，比这样一部影片再好一点的就是杰作，就连马修，对他而言英语中的这些词汇通常都是只配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用的，也忍不住会屈从于影迷的这种诱惑。但这些词从他嘴里发出的时候却总有些似是而非的感觉。他不能决定是不是该给这些词汇加上一个意含嘲讽的引号，正如某个不习惯外出用餐的人对刀叉的摆放总是心有犹疑。他没搞明白，这些词汇的含义，就像金钱的汇率一样一直是变动不居的，美妙绝伦和杰作云云早就成了被估价过高的货币了。

只有那些要把这些概念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人才会敏感于这样的细微差别。泰奥和伊莎贝尔从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在马修听来，他们就这么把这些最高级的形容词像打

羽毛球一样轻松地抛来掷去，这一行为本身倒真有点美妙绝伦的意思。

他一边赞叹，一边担心自己已被远远地落在后面，恐怕跟他们的情感洋溢相比他平淡的热情会显得像是一种微弱称赞掩盖之下的咒骂。所以他倾向于不断地附和他们。成了个应声虫的角色。

如果说伊莎贝尔对他这种态度感到惬意的话，她也并没有丝毫的表示。

事实上，他们走到电影馆门口的时候他正忙着赞同她刚发表的一个意见。

“我的小马修，”伊莎贝尔回头厉声道，“当两个人都同意时，就意味着其中一个是多余的。”

他脸色一暗，但他知道他还是不得不同意她的看法。他就像个宁愿赢家失球而不愿输家得分的球员。

“我倒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无助地回答，“但你当然是对的。”

她紧盯着他。“哦上帝，你真是无可救药。”

“别再消遣他了，”泰奥骂她道。“你看不出他痛恨这一套吗？”

“瞎说。他喜欢得很。他酷爱受罚，不，应该说他是个懂得享受惩罚的鉴赏家。”

马修回头瞥了一眼他以自己的方式爱着的这位可怕的

少女。

“你瞧不起我，我知道，”他说。

“恰恰相反，”她答道，“我觉得你好得一塌糊涂。我们俩都这么想。你确实是我们认识的最好的人。对吧，泰奥？”

“别听她的，马修，”泰奥说。“她是个婊子。她会把她周围所有的空气都一股脑吸进去。”

他们已经走到了电影馆的花园。

乍看上去，眼前的情景跟日复一日在同一时间不断重现的情景毫无二致。但也就仅止于乍看上去。确实有所不同。耗子们并没有在大谈本行。

泰奥很警觉，担心地三步并作两步跨到电影馆大门口。大门上了锁。一条粗铁链之下是一把挂锁，呈半圆形，令他想起苏联的那些宣传影片中脑满肠肥的资本家悬挂的炫耀财富的表链。门的中间位置歪歪斜斜地挂着一块纸板。手写着两个字：关闭。

他一步两级台阶地冲下楼梯，透过铁栅眯起眼睛向里窥视。大厅里一片昏暗。票房紧闭。地板没有清扫，到处乱丢着票根。投影遮暗器、幻灯机，外加它们那些纸海鸥、裸体的运动员以及被判不断地跳过一个金属环的马戏团女骑手们都静静地、不受干扰地端坐着。

泰奥观看的方式想必跟牛顿看到苹果，或是便士落地的那

一刻相差无几。就算一位瘾君子竟然主动拒绝毒品也不会令他脸上的神情更为惊骇了。

“你好。”

泰奥猛地转过身来。

是雅克，耗子中最狂热的分子之一。他就像一条丧家的灵（猩），具有一种惶惶然的神情。配上他那件长长的布满污迹的麂皮外套、鼓鼓囊囊的背包、肮脏的靴子还有那瘾君子般的苍白面孔和一头可怕的蓬乱头发，他看起来活像个把乌鸦都吓跑了的稻草人^①。

“你好，雅克。”

“你看，泰奥，你能不能……”

泰奥知道雅克又想向他要几法郎，就截断了他的话。

这都是老一套了。但雅克却不是个寻常的乞丐。他恳求的理由总是一成不变的“帮我偿付剪辑我的影片的费用”。谁都没见识过他那部影片，不过，凭借这么多年来他从影迷朋友们那儿搜括来的钱，更奇怪的事儿也早该发生，电影杰作也早该成型了。

这些日子以来，他已经越来越难讨到赞助了。知道他经常

① “scarecrow”（稻草人）由“scare”（惊吓）和“crow”（乌鸦）连缀而成，原文是一语双关的文字游戏。

翻检特罗卡代罗广场的垃圾箱之后，有个耗子就从皮卡^①买了本色情杂志，挑选其中最淫荡的几幅照片，在模特张开的外阴处乱涂了一幅漫画，漫画里用精细的字体写着：日安，雅克。在赶六点半那一场电影的途中，这位耗子把它放在一个他肯定雅克半夜散场后会来掏摸的地方。

自从那次事件之后——计划当然毫无意外地得到实现——雅克就从第一排退出了，现在跟他以前的朋友们也不过偶尔才搭讪几句。泰奥意识到自己成了唯一他还继续讨钱的主儿，不过对这个在他较好的状态下结识的可怜虫，他仍然保有一种友情。

伊莎贝尔却全当没他这个人。她宣称他很干净，气味可怕。

“如果狗屎也能行骗^②，”她对泰奥说过，“那气味就跟你的朋友雅克一般无二。”

雅克有个爆炸性新闻。朗格卢瓦已经被解职了。亨利·朗格卢瓦，电影资料馆的创建人和馆长，科克托^③曾戏称其为“保卫着我们的财宝的巨龙”的朗格卢瓦，已经被戴高乐的文化部

① 皮卡(Pigalle)，巴黎著名的红灯区。

② 原文是文字游戏。“shit”(屎)的动词用法有一意就是“行骗”。

③ 科克托(Jean Cocteau, 1889—1963)，法国艺术家，能诗善画，兼擅小说、戏剧、舞剧和电影。